

都市情感小说

里

外

不是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里外不是人

周亚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外不是人/周亚平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3

ISBN7 - 204 - 06175 - 6

I. 里…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051 号

里外不是人

周亚平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湖南日报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8 字数:15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ISBN7 - 204 - 06175 - 6/I · 1093 定价 16.80

万绿丛中一点红（代序）

陈钟华

据说宋徽宗考画师，以“万绿丛中一点红”为题，让参考者各作画一幅呈上。有很多人画了一大片绿？或绿草，中间点缀一朵红花，当然，这些画都扣到了题，但太平庸。高中魁甲的一幅画是：一全身着绿衫裤的少女，正调皮地在一株大树上嬉戏。整个画面绿？婆婆，仅有的一点红艳，便是那俏丽少女的樱桃小嘴。

写文章和作画一样，贵有新意，切忌平庸。

时下，由新新一族的女性执笔，写情感和性的“美女作品”风起云涌，先是一位“宝贝”扛旗打先锋，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接着是一大帮美女呐喊上阵。一时间，白纸黑字里肉浪翻滚，性爱频，描写之大胆、之细致入微，连“兰陵笑笑生”辈也应自愧不如，须眉当拜巾帼之下风。

笔者本凡夫俗子，闻风也曾拜读了一点，初读的感觉，满纸除了做爱、手淫、吸毒，便是吸毒、手淫、做爱！待到手淫高手、性无能的男主角死了，故事也就完了，不知作者所云究竟是为哪般。便有点为当年的那个手抄本鸣不平，小巫见大巫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续后对这新新一族的作品，便有点敬而远之了。

然而，近读亚平的长篇小说《里外不是人》，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首先，书名就一语中的，点明了作品的主题，也表明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给读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主人公莉莉发现丈夫张勇的婚外情后，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报复心理，也陷入了婚外情这个怪圈中，从一位贤妻良母变成了一名荡妇。然而，她最终被心仪的男人耍弄了，而女儿沙沙也成了夫妻都赴婚外情的牺牲品。

故事的结局，莉莉醒悟了。她痛心地认识到，在这场情感游戏中，自己既没有成为好妻子，也没有成为好母亲，当然更不能成为一个好情人。

男主人公张勇在婚外情里也同样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最后在车祸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结局，虽是作者的安排，也是现实生活中

的必然。陷入婚外情的红男绿女，谁都不会成为赢家，最终只能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作者在作品中对当今普遍的婚外情现象进行了谴责、鞭挞。主人公莉莉的家庭悲剧，则加强了这部作品的震撼力，因此更具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同样是一部描写女性情感的书。虽然书中也有性描写，有男女的偷情苟合，但是，因为它有一个严的主题和正确的观点，所以，故事里的性描写不是为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而是为情节发展，为揭示女性心路的变异才构思设置的，因此是必须的。这正是它有别于其他“美女作品”的地方，也是亚平这部作品的一个鲜红亮点。在众多的美女作品中，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亚平原本是一位研究历史学的女学者。虽然常在发黄的故纸堆中钻研寻觅，却全无夫子气。她活泼外向，落落大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大家闺秀的风韵。而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唱得抑扬顿挫、高亢激越，常博得满朋叫好，拍红巴掌。

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说起来还有一段轶事：那天，几位朋友在茶室品茗神聊，不知怎么谈到“美女作品”，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一时十分热闹。亚平



1

夜幕降临，长沙的五一路上，路灯开始亮出了一道道暗淡的光芒。天，下着毛毛细雨，夹带着深冬刺骨的寒风，无情地将人们体内的血液冷却着。我卷缩着双肩和双手，像块木头似地站在五一中路的马路中间。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只知道，眼前的道过不去，汽车像发了疯一样，不停的穿过来梭过去……

“莉莉！发宝气吧？不要命了！”文娟闪过马路上的汽车，快步来到我跟前，着急地说，“快，站到路边上去！”她一把将我拉过马路到了行人道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啦？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约好在芙蓉宾馆门口等，都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来，我只好过来看看。幸亏我来得快，要不你肯定会出事的！”

我神情显得特别木讷，说：“啊，走吧。”

“到哪里去？”



里外不是人

“不知道。”

“唉！你这个脑膜炎呀！那就到我家里去吧，反正王斌带我儿子到奶奶家里去了，晚上不回来。”文娟无可奈何地说。

文娟穿一件米色的呢绒长大衣，披着长发，虽有些显胖，但身材还匀称，气质也好，挺性感。她开着一辆白色的广州本田车，白天的时候，不管天晴下雨，总喜欢戴副墨镜，很有派头。

她家住湘沙园公寓楼里，四室两厅，丈夫王斌原来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一九九〇年下海，前两年与人合资办了一家公司，做电脑软件生意，赚了几百万吧，去年新买了这套房子，装修得很新潮。

文娟本来跟我在一个报社工作，她在广告部，我在新闻采编室，玩得比较来。但她不像我，丈夫有了钱以后，她成了富太太，人也开始懒惰了，干脆辞了工作，当起了“压寨夫人”，每天在家打牌、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逛街购物，后来在我的影响下，也学会了炒股。一个十岁的儿子花了近十万元的押金寄宿在长沙市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上小学四年级，老公还怕她累着，特意请了个保姆，连家务事都不用做，尽享清福。

文娟给我泡了杯人参麦冬茶，对我说：“来，把这杯茶喝了，稳稳神，然后再慢慢说。”

我仰躺在蓝底白花的布艺沙发上，两眼发直。



“哎，哎！”文娟用手碰了一下我的右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罗？”

我仍然是不吭不声。

“说呀！急死我了。”

我慢慢缓过神，从红色包中拿出一张信笺，交给文娟。

文娟有些莫名其妙地接过信笺，眼睛还大惑不解地看着我，说：“搞什么搞？这样作古正经的。”她打开一看，吓了一跳：“什么？你要跟你老公离婚？吃错药了吧？”

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泪水夺眶而出。

文娟急促地看完了我和张勇在上面签了字的离婚书，不相信地问我：“张勇真的有外遇？那就真没想到啦！”

屋里一阵短暂的沉寂。

我强忍住了伤心的抽泣。从来不抽烟的我主动向文娟要了一根“芙蓉王”，点燃，吸气重了点，烟呛得我猛咳嗽了一气。

文娟想把烟头抢过去，我没肯，继续抽。

烟雾将我的眼前熏得迷迷糊糊，脑海中不断的重现出张勇与那个女人在一起的镜头。我开始痛苦的向文娟述说着这一幕……

下午两点半钟，上班的时候，报社的余副社长叫我去天宇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是张勇的公司，去拿一



里外不是人

份材料，说是天宇公司现在的经营状况很好，想请我们报社替他们做做宣传，扩大影响。这件事本来是我们采编室的小何同我老公他们办公室的小秘袁红联系的，我这个采编室的主任没插手，我也不想插手张勇公司里的事，可余副社长说小何临时有事出去了，报社急着用那份材料。没办法，我只好去了。事先我没有通知张勇，因为我想我没必要找他，直接找袁红就是了。

三点钟，我坐出租车到了五一路的天宇大厦，上到六楼，找到袁红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里面却没人，我礼貌的敲了一下房门，见没人应答，便转身向隔壁办公室的人打听，隔壁的人说袁红刚才还在，可能去张总办公室了，让我去张总办公室看看。

公司里的人不认识我，因为我从不去张勇的公司。

穿过走廊，来到最东头，门上写着“总经理办公室”几个字，门锁着。我有些犹豫敲门，心里不是滋味，生怕有什么不妥的。可又一想，我又不是来干什么别的事，是为公事而来，有什么妥不妥的。于是我振了一下精神，将红色的背包从右肩换到左肩上，用右手轻轻敲了一下房门，没人应答，再敲，还是没人应答。没人？我又去问公司里的人，那人告诉我说：“中午张总在房间里休息，是不是还在房间里，你去



看看。”

“房间在几楼？”

“十八楼，十八号房间。”

“噢，谢谢！”

谢过那人，我来到电梯口，乘电梯到了十八楼。

天宇大厦是张勇开的酒店。一楼至三楼是餐饮、娱乐；四楼整个一层是天宇公司办公用的；五楼以上，总共二十楼，是酒店客房。

我找到了十八号房间，正想敲门，楼层服务小姐急忙跑过来问我找谁，我说我找你们张总有事。

小姐神情很紧张，结结巴巴地说：“张总房间……有人……”

我说：“是吗？那就请你开一下门。”

小姐犹犹豫豫不开门。

我没往别的地方想，很正常地解释说：“哦，我有公事找他。我是《湘城报》报社的。”

服务小姐仍不愿意开门，我只好告诉他说我是你们张总的老婆，小姐吓了一跳，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小姐正要敲门，我不知道是不是第六神经发作，反正我很本能地阻止了小姐，示意她用钥匙打开门，小姐有些害怕可也没办法，手颤惊惊地用房卡打开了房门，然后飞快地离开了十八房门口。可能我这人反应太慢，也许是过于相信我老公了，当时并没有将小



里外不是人

姐不正常的举止放在心上，只是觉得她有些过于原则了。

房门打开了，我径直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套房，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卧室。会客室的茶几上有两个茶杯，还在冒着热气，沙发上有一份文件摆着，大概是让张勇签字的，可是没人。我警觉了一下，朝里间看去，黑黑的，显然深色的窗帘将窗户的光线盖得严严实实，只听得见床上有动静。我蹑手蹑脚的朝它走去，刚到门口，一个人猛地“啊”的一声从床上跳下来，我怔了一下，还没定下神，那人急忙从沙发上拿衣服往身上遮，看清了，是个女的。再看看床上，一个人用被子蒙住了整个身子，透过白色的被子，看得见他的两只手在被窝里整理自己的内衣内裤，那张熟悉的胖脸冲着我嬉笑着。耶！是我们家的张勇？不是！我老公的形象平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完美的，他不可能背叛我！

我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是真的。

可再仔细一看，没错！确实是他！

我完全懵了，站在屋子中间半天没有说话。

“你？”终于，我带着几分怒气，还带着几分不解地问张勇：“你……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张勇仍是一脸嬉笑却又装作没事地说：“没，没干什么，在谈工作。”

“谈工作？谈工作要脱衣服吗？谈工作要将窗帘



拉下来吗？谈工作两个人在床上谈吗？！”我的大脑神经开始不听使唤了，声音一句比一句大。

“不是！真的是在谈工作！莉莉！你小声点好吗？”张勇的脸色变了，用一种几乎是乞求的口气对我说。

“你还知道怕传出去？说吧，你们究竟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我说话的口气仍然是怒气冲天，但声音却不知不觉地小了许多。

张勇开始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将枕头竖靠在床头沙发上，背斜倚着，眼睛里发着虚光（做贼心虚嘛），一只右手伸出被窝，用他那常用的手势左右上下地比划着，嘴里狡辩地对我说：“莉莉，请你相信我好吧？我们真的是在谈工作！”他怕我反问，用手势朝我向下压了一下，示意我让他说完，“你听我说，上班的时候，小袁从办公室来电话，说有份文件要我签字，下午要发到公司各部门，我怕耽误，就要小袁送上楼来，你看……”他装模作样地在床上到处找文件。

“别找了，在那边客厅的沙发上。”我冷笑了一下。

“噢，噢”他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忘记把它拿过来了，我们……”很显然，他不能自圆其说。

“张勇，你不要装了，说实话吧，你们刚才到底干了些什么？”我听不下去了，提高嗓门地说。



里外不是人

“什么都没干。”他无话可说，只好要无奈。

“好，好。你，你不讲！”我的喉咙眼里有些哽咽了，嘴唇抖颤着，两眼发湿地看着他。

突然，我把目光移向了她。刚才，我只顾了“审问”他，而忘记了这个女人。

这才看清楚原来是袁红，只见她被吓得卷缩在沙发上。她的手脚倒是麻利，衣服都穿好了，只剩下外衣没有扣。

我像一个猎人逮住了猎物似的，完全失态地冲了上去，两手俯撑在沙发靠背上，把这个女人全部俯视其中，眼含着泪水，圆睁着，怒吼着：“说！你们刚才到底在干什么？”

她全身在发抖，两只手死死的扯住自己外衣衣领下的两个衣襟，散乱的长发将她的那张恐吓的脸遮住了大半，灰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她的脸被吓得是白的还是黑的，只有两个黑眼珠在不住地闪动，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对我说：“我……他……我们……在亲嘴……”

“你们？你们……”还用再问吗？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双手捂住脸，全身瘫倒在沙发上，嘴里发出了一阵揪心的哭声。

她见我伤心至极，突然跪倒在我跟前，哭着说：“莉姐！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啊？莉姐！我真的对不起你！呜……”



我一边哭一边使劲地晃动着脑袋，表示不可能饶恕眼前这个女人。

“莉姐，我真的对不起你，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你，你别太伤心了，好吗？我求求你！”她一边哭着一边摇晃着我的两条腿。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也无法原谅这对狗男女，只觉得天像要塌下来了，全身无支撑的力量。

袁红仍在不停地哭着向我求饶。

我慢慢地挣开我那双痛苦的眼睛，在她那张难看的脸上凝视了一下，然后将目光移向他。

床上的他，看着眼前的这两个被伤害的女人，似乎有些愧疚，却又很不甘心事情的败露，闭着眼，锁住眉，两手反扣在脑后，头朝窗户，任凭我俩怎么伤心痛苦，都无动于衷。

我清楚了，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也是无法怀疑的事实，十几年的夫妻感情也将随之付诸东流，无法挽回了。我满腹痛恨的心，一下子变得冷静了许多，它告诉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用劲地甩开她晃动我膝盖的手，从沙发上站起来，擦干眼泪，侧对着她，强忍住心头的愤怒，显得很平静地对她说：“你走吧。”

她不知是没听清楚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跪坐在地上没动身。

我见她没反应，回过身，无法忍受的心又一次发



里外不是人

怒了，紧闭的嘴唇里像似藏着咬得死一切生物的牙齿，咯咯作响，我俯下身，左手指着房间的门，大声地说：“你给我滚出去！”

她这才反应过来，站起来，神魂失散地跑出了房间。

袁红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张勇。

我站在沙发旁边，他仍然斜躺在床上，听得见俩人的呼吸都很急促。

一阵寂静过后，我坐回到沙发上，仰躺着，望着天花板上，目光呆呆的，泪水仍然在眼睛里转着圈，脑子里乱乱的，半天，我开口说话了：“张勇，我们离婚吧！”

张勇仍然是刚才那副样子，闭着眼，头朝窗户，手枕在脑后，不吭不声。

“你听见了没有？”

他还是不做声。

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猛地扑到他的床边，抓住他的两只手臂使劲地摇动着，哭诉着：“你为什么这样害我呀？你，你到底是为什么？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呀？你！啊？我这一辈子不图你钱不图你权，只图我们之间相爱一辈子！从我们相爱到结婚，到生了沙沙，一直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真的是这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也只爱你一个呀！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背叛了我呀！你也背叛



了你自己呀！当初你说得好听，说爱我一辈子，永不背叛我们的爱！你忘记啦？你今天居然做出这种事来，我真想不到呀！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你对得起沙沙吗？”说着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他不知是内疚还是死要面子，任凭我怎么哭闹，反正铁下心不理不睬。

我痛苦地、不断地发泄着心中极度的怨恨。

突然，他推开我，坐起来，大声地对我吼起来：“吵什么啊？不就是想离婚吗？离就离！你拿纸来呀！”

他蹬这一举止，令我吃惊。

我停止了哭闹，含着泪水，怒视着他。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我当真了，赌气地从包里拿出一叠采访纸和笔来，走到书桌旁，坐下来，很认真的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签上名交给他。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接过笔在纸上签上了他的名。

我不管结果如何，将离婚协议书折叠好，放进包里，心情似乎没了刚才的痛苦，反而很平静的走出了这间不堪回首的屋子。

.....

听完我的诉说，文娟气愤地将烟头使劲地往烟灰缸里一掐，说：“这些该死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的！”接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说：“哎？那个女的我看